



第一才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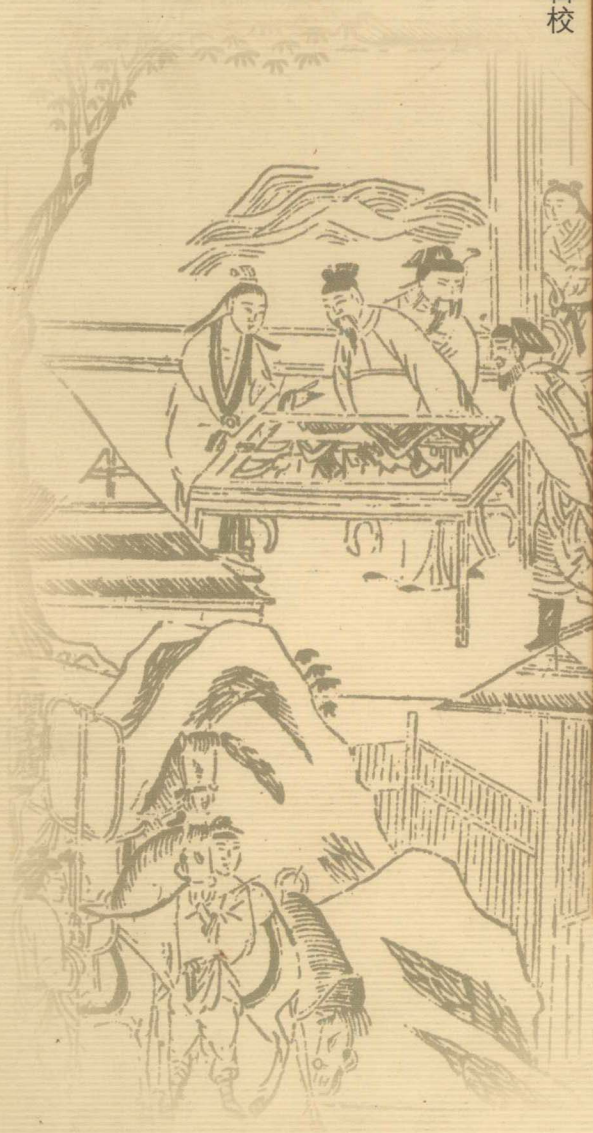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

上

罗贯中 著

毛宗岗 批注

邓加荣 赵云龙 辑校



綫裝書局

第一才子书

三国演义

(上)

罗贯中 著

毛宗岗 批注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上／（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批注．—北京：线装书局，2007.9

（十大才子书）

ISBN 978-7-80106-709-8

I．第… II．①罗…②毛… III．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8334 号

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上)

作 者：罗贯中

批 注：毛宗岗

辑 校：邓加荣 赵云龙

责任编辑：冀 宁 孙嘉镇

责任校对：赵 鹰

装帧设计：于 黎 卫 宁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33

字 数：32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书 号：ISBN 978-7-80106-709-8

定 价：428.00 元（全八册）

总 序

——十大才子书的由来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邓加荣 赵云龙

（一）

现今的读书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但知有《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四大名著，而不知中国还有十大才子书一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若是在三百年前，那时候读书人的案头上可是大不一样。除了为着科举应试必读必备的《五经》《四书》之外，几乎是家家都有此十大才子书。不仅文人雅士于月白风清之时，茶余饭后之际，都要拿出来欣赏品阅，就是一般粗通文墨的村塾乡老、市井平民、贩夫皂隶、闺中儿女，还有那众多的说书卖唱之人，皆要东寻西借地找来，以求一睹为快。这些书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的影响面之宽、之广，不亚于今日的四大名著。

不仅仅是在国内，而且还远涉重洋，影响到西方各国。十大才子书之三的《玉娇梨》和十大才子书之四的《平山冷燕》，早在清朝中叶，还当此书刚刚风行之际，就有了法译本、德译本、英译本。十大才子书之二的《好逑传》，翻译得更多，有英、法、德、俄等十五种版本，风靡欧亚大陆，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称之为难得的中国好小说。

十大才子书之八的《花笺记》，是用广东话写的，语言生动，情节动人，早在1824年便被汤姆斯以韵文体形式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1826年俄国的《莫斯科电报》又将其译成俄文。1836年又有德国人辜尔兹将其译成德文。1866年著名的东方学者施力高，将它译成荷兰



文，在印尼出版。1868年英国人鲍夫林又从荷兰文转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1871年丹麦学者史密特，又将其译成丹麦文，在哥本哈根出版。1876年法国人罗斯尼，又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不仅在欧洲是这样风行，它也普及于东亚各国。除前面提到的施力高的译文在印尼出版发行外，而早在18世纪初叶《花笺记》便流传到越南，当时就有用越南喃字文书成的《花笺传》在民间广为流传，改写者为阮辉似、阮善、武待问等。后来，杜夏川又将阮氏文本做了修改，改名为《花笺润正》。1936年阮文素重新修订后，用现在通用的拉丁化越南文出版。在日本，也有《花笺记》的本子在民间流传。因此可以说，此书震荡了整个欧亚大陆，影响了那里的几代读书人。欧洲各大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丹麦皇家图书馆里都有所收藏。德国著名大诗人哥德在1827年2月3日所写的日记中就说，他看过中国的《赵氏孤儿》《玉娇梨》《今古奇观》《百美新咏》等书。他读后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的小说，都有礼教、德行与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为有这样严正的调教，所以中国才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哥德读过了汤姆斯所译的《花笺记》，更是深受感动，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正是由于《花笺记》的优美叙述文字和委婉曲折的情节触发了他，所以诗人在他敏感的琴弦上拨动起震颤心灵的回声，使他激情满怀地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十四首。德国的一位专门研究哥德的著名学者卫礼贤，在分析哥德写《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一诗的创作过程时说：

“总括地说一句，哥德在写这十几首诗时是受着《花笺记》的冲动，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他把由那本书里所得到的冲动，放在脑筋里融化组合过。他接受冲动的态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他能够鲜活地理解这些冲动，深深地钻进它的幕后，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国的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

为什么十大才子书能够这样深深地打动伟大诗人哥德，同样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欧洲文化界及其广大的读者群呢？考究其原因，固然与这些小说最早地被翻译成西方文字有关，而它们最早地被译成外文又有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这些作品大多数属于中篇小说，一般都只有二十回左右（如《玉娇梨》只有二十回，《平山冷燕》也是二十回，而《好逑传》只有十八回），非像《红楼梦》《西游记》等书，动不动

都在一百二十回左右。这在中西方文化刚刚开始交流之初，由于中国文字的艰涩，那些译者对于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水浒》直到1850年才有简译本，于20世纪30年代才有赛珍珠的全译本，而且改了书名，叫做《皆兄弟也》。《三国》与《红楼》翻译到西方的时间更晚。除此之外，由于《好逑传》等小说结构奇巧精练，文笔清秀雅洁，又接近于口语的白话，所写的爱情故事悲婉缠绵，殊多情趣，也是吸引东西方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到了咸丰年间（实际上，清初就流传着这种说法），有人曾对当时我国的读书界概括无余地指出说：“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

又有人说：“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以予观之，二书真可称是合璧。盖其文笔声调，皆一样绝世。”

看到这里不禁有人就要发问，你夸说与评介了这半天，那么，这十大才子书到底是什么书？都是何人所作，产生于哪个年代呢？亲爱的读者，请诸君且莫性急，下面就听我们一一地为你道来。

第一才子书是《三国演义》，为元代末年罗贯中所著，清初文人毛宗岗评点，还有清初著名文学大家金圣叹的序文。

第二才子书是《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和《侠义好逑传》，为清初名教中人（又名华阳散人）编次，游方外客批阅。

第三才子书是《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为明末清初荻荻散人（又称荻岸山人、荻岸散人）编次，天花藏主人题序并评点批注。

第四才子书是《平山冷燕》，为清初佚名氏所著，经荻岸山人编次，天花藏主人题序并评点批注。

第五才子书是《水浒》，为元末明初施耐庵所著，经金圣叹评点批注。

第六才子书是《西厢记》，为元代王实甫所著，经金圣叹评点批注。

第七才子书是《琵琶记》，为元人高明所著，经明末清初毛纶评点批注。

第八才子书是《花笺记》，为明末清初佚名氏所著，经静净斋主人钟戴苍评点批注。

第九才子书是《捉鬼传》，清初樵云山人编次。

第十才子书是《驻春园》，又名《双美缘》，清中叶吴航野客编



次，水簪散人评点批注。

这套丛书最初刊行于1644年（顺治元年），1658年（顺治十五年），以后又有各种新编陆续刊刻删削，依序排列出版发行。

（二）

那么，又是怎样在广大读书界中形成这十大才子书的序列呢？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评选出来的呢？答案是，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自然而然排定下名次来的，并非经过什么人的评选，像民国初年投票选举京剧四大名旦那样。

如要追穷其源，它的起始是这样的，原来在明末清初时候，我国出了个旷世奇才的大文人金圣叹，胡适称赞他为“中国第一批评家”。《花笺记》批注者钟戴苍称他为“千古一绝奇绝怪人”、“文字中天纵之圣”。是他破天荒第一次将稗官野史、戏曲小说与儒家经典著作并列，为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与开拓，打开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先河。

金圣叹生活在明末清初社会极端动乱的年代里，他竭尽毕生精力，对于我国由古至今几千年的经史典籍、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不论是正统的，还是被贬为禁书、淫书、邪书的文学作品，统览纵观，一一加以评比论述，最后选定出六部书，认为那是千古绝唱的最佳作品。依照他排定的次序是：一庄、二骚、三史、四杜、五水浒、六西厢。他对于其中的后三部书都作了详细的评点批注，而特别是对于《水浒传》与《西厢记》，不仅作了详细的批注，而且写了详加论述的序文，重新作了删简编撰，于是就有了《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金圣叹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书在世上广为流传。对于这两部书，亦有直接就称为《第五才子书》与《第六才子书》的版本面世。

金圣叹才华盖世，胆识过人，可以说是出口惊风雨，下笔如有神，他以惊天动地的才思批评整理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遗产，推出了这一庄（即《庄子》）、二骚（即《离骚》）等六部最优秀书目，称其为“才子书”，也叫做“天下必读才子书”。他所评点批注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一经刊出，立即在读书界里掀起了十二级大台风，确切一点来说，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大革命，破除了那种认为只有儒家经典才是经纶绝世、道德文章皆为菁华奇绝的典范著作，其他的书，皆被视作是杂学旁收、稗官野史、不能与之同日而

语的传统观念。是金圣叹首先创出一庄、二骚之说，将其与儒家经典并列；并将小说传奇之类的《水浒》《西厢》，也与《左传》《史记》等史书并列。他说施耐庵、王实甫，可与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地位；说天下的文章没有超出《水浒》与《西厢》之右者；说仅就考究而言，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之右者；说析毛辨发、穷幽晰微而无微不至者，没有出《西厢》之右者。这真是卓越旷识，精湛宏论。胡适先生赞不绝口地说：“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鲁迅也说：“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儒家经典《左传》等并列，是了不起的大贡献！”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也说：“金圣叹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颇有許多可以永传者。”

《水浒传》写的是强盗造反，而又打着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忠义旗号，所以一向都被列为邪书、禁书，为历代朝廷所禁止，千方百计要消除它的影响，而金圣叹却偏偏要把它推重出来，大力称赞说：《水浒》之文极其精严，读之即可得读一切书之法；一个人如果真能善得此法，遍读天下之书亦易如破竹。他说施耐庵的《水浒传》，真可称之为文章的总持。他不仅连续地为《水浒》写了三篇《序》，对全书分段逐句地加以评点批注，指出文章的精髓，辨明其中的微言大义；更为远见卓识的是，他大胆地将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拦尾斩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后五十回书中投降招安之后一伙强盗去打另一伙强盗的不伦不类、有损于梁山英雄形象之事，统统皆弃之而不用，另自撰写了一段“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为收场。一部《水浒》经金圣叹这样一番修整编次，精益求精，真正地成为堪与《左传》《史记》等书并列的千古最佳之杰作了。所以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一经刊出，就将几百年来所流传的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等各种版本的《水浒》尽行淹没，从此一直流传到而今的，在舞台上屡演不绝的，为世界各国用各种不同语言所翻译的，皆是这种七十回（加上开首一篇“楔子”，实为七十一回）本子。

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更是能发千古之人力所未能辨发之幽思，道出千古文人力所未能见到和未能点出的文章三昧，令千古之读书人为之耳目一新。正像清初大文学家、大戏剧家李渔所说：“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



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也正如金圣叹在《序二·留赠后人》之中所说的：“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则必书中之《西厢记》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以得当于其间者，则必我此日所批之《西厢记》也！”

经他这样大力地抬举推重，使世人皆能睁开两眼看出天下文章之三昧，识得《水浒》《西厢》确实是天下最好的文章、旷世绝伦的杰作。所以，金圣叹所评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一经刊出，立即在文学界、读书界乃至出版界、评论界掀起了巨大震动，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人争购，家家案置，出现了洛阳纸贵的风潮。街头巷尾，无处不在议论《西厢》《水浒》；酒后茶余，无不人人擦拳捋袖争道天下有此人人必读的才子书。

1660年金圣叹的友人邵兰雪从京城归来，当面告诉他说，朝廷里那位能诗善画、倾慕汉人文化极深的顺治皇帝，也读了他评点的几部才子书，对他很是欣赏，并对翰林院那些词臣们说：“此是古人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还有的书上记载说，顺治看了他评点的几部书后，曾批示说：“议论颇有遐想，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

(三)

由于文坛上这一番惊天动地的大变革，金圣叹和他的才子书之说，也就大大地深入人心，遍及于朝野上下、城乡雅俗各界了。而就在这文章变革之潮汹涌澎湃的大形势下，茂苑的毛宗岗，在他父亲毛纶曾经写过《三国笺注》的基础上，利用父子两人皆与金圣叹有着深厚交谊、毛宗岗曾经师事过金圣叹的优势，开始依照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的方法，与他父亲毛纶共同协作，对罗贯中所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了修订编纂，并逐段逐句地加以评点批注，还于顺治甲申年请金圣叹为之作序（也有人说，是他自己冒名顶替而作的）。刊行时，他在《三国志演义》名字的前面，加上了“圣叹外书”与“第一才子书”几个字。后来，《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的说法，也就广为流传下来。胡适先生深为感慨地说：“那部假托《圣叹外书》的《三国演义》且风行三百年之久，何况这部真正的圣叹评定的七十回本

《水浒传》呢？”

毛评的《三国志演义》一出，又使读书界，乃至整个文坛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一则，此书一出便使流传了几百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各种版本都为之而淹没，从此流传于世以至于而今的，只有毛宗岗所编次的这个本子了。就是毛氏的评点文字也成为天下传诵的好文章，在鲁迅的杂文中就有几次引用过毛的批文。如果说，金圣叹所批的《水浒》《西厢》一经推出，便使人们更加喜爱这两部才子书，看重这两部书，而喜爱与看重的原因，正如当时文人所说：“予甚喜读《水浒》《西厢》，非喜欢《水浒》《西厢》，是喜读圣叹评《水浒》《西厢》耳。”毛批的《三国志演义》产生的效果也是如此，所以有人反证说：“世人往往有但读其文不读其评者，抑又何欤？”正因为毛评《三国志》在社会上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它的问世就使得才子书系列，从而开始依照另一种次序定名排列。在此之先，仅有《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是金圣叹依据他排定的一庄、二骚、三史、四杜、五水浒、六西厢的次序而定下来的。但读书界人士仔细地推敲，总觉得《庄子》《史记》等书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小说、戏曲等书并列，虽然金圣叹从评论文章做法之奇奥三昧的角度来看，从统论天下最好的文章角度来看，是可以这样排列的，但就文体、文心、文义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好同归于一类，统统用才子书来定名排序。所以，金圣叹在评点出《第五才子书》与《第六才子书》之后，也没有再将《庄子》与《离骚》评点出来，并冠之以《第一才子书》与《第二才子书》之名刊行于世。现今毛宗岗批注的《三国志演义》以“第一才子书”之名面世，立即得到天下读书人的普遍认同。因为，《三国志演义》确实与《水浒》《西厢》是同类的书，排列在一起十分恰当；而《三国志演义》又确实是一本好书，放之在《水浒》与《西厢》等书前面，而加之以《第一才子书》之名，也名副其实，不为过分。

这样一来，便使后来流行下来的才子书系列框架，也就无形之中于此而基本上构成了，而“才子书”也就成为人人乐道、图书市场上最为走红的读物了。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反复跌宕，起落沉浮，折冲樽俎，离即关合，最后才为世人，特别是文人、学者以及广大读书界、出版界的人士所认同。



原来，在毛宗岗所评《三国志》之前，先有毛纶所评的《三国笺注》。可惜，这部毛纶所评的《三国笺注》不曾问世，在被朋友拿出去付诸梨枣、剞劂刻印之时，“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刺事中阁”。毛纶在深恶痛绝之余，便决定先放下《三国》，转攻他所喜爱的《琵琶记》。

然而更为不幸的是，这时他双目忽然因病而失明，他便愤学春秋左丘明氏，坚立盲而不废著书立说之志。他不能自读原著，就叫儿辈为他诵读，每至有所感发评议之处，就口述给儿辈，让他们记录下来。在每卷之前有综议，文中有夹批，抉幽掘微，标新立异，纵横捭阖，洋洋洒洒。两年多时间竟然将一部《琵琶记》批出。他自己写过《总论》之后，还叫儿子毛宗岗附上《参论》。然后命毛宗岗拿出去请名家作序，付诸刊刻。毛纶自认《琵琶记》为天下绝世妙文，不亚于、甚而胜于金圣叹所评的《西厢记》。而《西厢记》因金圣叹所评并标之曰“第六才子书”已风行于天下，那么，绝不亚于、甚而在情、文两个方面皆胜的《琵琶记》，顺序而标之曰“第七才子书”，绝无玷污前列、狗尾续貂之嫌。

然而面世之初，并不是一下子就为世人所接受。一则因为“六才子书”之说早为世人所认同；二则，高明（号东嘉）的名字并不像前六子杜甫、施耐庵、王实甫等人那么响亮，在明宁王以涵虚子之名所著的《太和正音谱》和元人钟嗣成所编的《录鬼簿》中，元曲大家自马致远以下多达一百八十七人之多，而其中竟无高明高东嘉之名，所以很多人对毛纶提出质疑，说高明是否可以与施耐庵、王实甫等同登才子之列；《琵琶记》是否可以与《水浒传》《西厢记》为伍同登才子书之榜？当时的名士浮云客子就直截了当地质疑说：“夫东嘉之果得为才子与否，吾未之敢知；《琵琶》之果得为才子书与否，吾未之敢知。后之书，比前六子之书；后之才，比前六子之才，果相当无愧与否，吾亦未之敢知！”有人甚至找上门来当面诘难毛纶，问他将第七才子书赋予高东嘉有何根据？“所谓第七才子正不知更属谁氏，先生又何所见而当之以高东嘉？”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妙文自当为世所赏识，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也！况且，有了毛纶父子的评点批注（这里，用“况且”二字还嫌不够分量，应当说，多亏有了毛氏的评点批注），一部奇书便脱颖

而出，人们品读原文与批注，益发觉得《琵琶记》果是妙文，“斯诚才子之书也已”，放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后，完全相称，故有人称赞毛氏父子的功绩说：“三百余年，毛子出而表章之，而第七才子之名始著。”读书界人士从此便公认地、或者说名正言顺地，将才子书序列延伸到第七。

在社会舆论经过如此一番冲撞与波折，最后终于得到普遍的公认。在此基础上，毛氏父子又及时地推出他们所评点批注的《三国志演义》，再附以享有绝对威望的金圣叹的序文，将其命名为“第一才子书”，除了他们父子的文思奇妙和见解高超之外，再加上前面所讲的种种历史原因和文章体例之别，“第一才子书”之说也就很快便为世人所接受。至此，便彻底地打破了金圣叹所列的才子书的排列名次，形成了以金圣叹为基础、以毛氏父子所改定为准的才子书编排序列。其结果，便是使才子书因此而大为走红，受到天下读书人的普遍重视。清代文人梁章钜曾对当时的读书界之状况作一描述说：“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即无不知金圣叹此人。”当然，毛纶、毛宗岗的名声也因之而大噪于天下。

(四)

至此，有了一定排序的才子书系列，便给天下的聪明之人、有心之人，留下了一个很好的黄金空当。因为这时，排行榜上还只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才子书之名，尚缺二、三、四与八、九、十这六个空当留待给来者。于是，许多文人雅士、高手俊才便纷纷联袂而起，奋力编撰可以入序于才子书系列的文章；刻坊书肆上的一些名利之徒，也群起效法金圣叹与毛纶父子，纷纷将当时流行的俊逸之作，想法子尽量地在那个既定的框架内排上个名次，然后请高手评点批注，以“第某某才子书”之名刊行于世。在这一流行的时尚大潮中，首先推出来的是《第三才子书玉娇梨》。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是明末清初的荃荻散人所编次。他仿效《会真记》《娇红记》《西厢记》等书专门描绘才子佳人的路数，写出了几个少男少女以才情品貌而互相倾慕，最终得到美满婚姻的言情小说。它完全摒弃早它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在当时已广为风行的《金瓶梅》《续金瓶梅》《肉蒲团》等书中淫荡、猥亵



的笔墨，只谈风花雪月，一字不沾床第之欢，使人物的行为规范完全容纳在当时社会的礼教范围之内，谈吐于纯情厚意、悲婉缠绵的爱恋之中，亦即后来《红楼梦》中所说的“意淫”的范围内。但是书的起名，还是采取《金瓶梅》等著作的手法，只将三个主人公的名字各取一字，排列组合成标题《玉娇梨》。由于文笔流畅，词句清雅，情节跌宕起伏，趣味清新高雅，很适合于一般读书文人与城市平民的理念，再加上篇幅结构精练，繁简得当，区别于当时普遍流行的演义类长篇大部头小说与以话本为主体的短篇小说，成为说唱与阅读两便的中篇小说。因此，此书刊出后，流行很广，受到人们的普通喜爱，也为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和文人学者们所喜爱，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法等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经天花藏主人于顺治戊戌年（公元1658年）评点批注，以《玉娇梨袖珍第三才子书》之名，在聚锦堂、益智堂、经伦堂、宝仁堂等书坊里多次刊刻印行。

为什么把它排名为“第三才子书”呢？故因十大才子书序列正缺二、三、四的空当，又加上书中写了三位绝世才女（白红玉、吴无娇、卢梦梨），于是就给它起名为《第三才子书》。

与它同时推出来的，还有《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也是这位落第才子蒹葭散人编次的。该书的取材与写法，也与《玉娇梨》一样，所不同的是叙述两对才子才女的悲欢离合。它的取名也同前者一样，用四个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组成了标题《平山冷燕》。而又正因为是四个主人公（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颌），编刻这套丛书的天藏花主人，就依次将它排列为“第四才子书”。

刊书的天花藏主人像金圣叹那样，为这两部书写了序言，申明编刻此书的目的与起缘是：“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矇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余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石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奄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矧此书白而不玄，上可佐邹衍之谈天，下可补东坡之说鬼，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岂必俟之后世，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

矣。天下皆子云，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矣！”

可见，这两部书的作者与编者都是穷途没落的文人才子，想借这些言情小说倾吐胸中的才气，挽救其人被泯没于芸芸众生之中的悲哀。

这两部书确实是好书，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写言情小说，应当说是开创之举，虽然在此之前《金瓶梅》也有所开创，但书中多淫荡秽秽语言，影响了整体的艺术美与严肃文学的旨趣；而《玉》《平》两部才子佳人书，则有唐人小说《会真记》《娇红记》的功底，不但文笔清秀，所用的诗词也创作得极佳，有唐、宋的余韵，开词赋的新风。清初的著名学者何焯（毛纶的好友）在与朋友的信中就毫不掩饰地说：“仆诗何足道！梅花诸咏，《平山冷燕》体，乃蒙称说，惶愧！”后来的仿效者、《第十才子书驻春园》的作者吴航散客也说：“历观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由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

比《玉娇梨》《平山冷燕》稍晚一点的，是十八回目的《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或《侠义好逑传》，亦是明末清初散落民间的才子名叫华阳散人的人所著，书上的落款为名教中人。书中讲的虽然也是才子佳人相慕相爱、最后终于天赐良缘而得到美满结合的言情之事，但是人物性格更为突出，男主人公铁中玉不仅人品秀美，才气横溢，而且有臂力，尚侠义，动不动就使气动粗，不苟言笑，人们都称他为“铁美人”。女主角水冰心不仅文心绣口，花容月貌，而且胆识胜似男子。当大学士为其子求婚不成而几次加害于她家时，她都能以巧计给应付过去。这样一对侠肝义胆之人的相慕相爱，自有一番更为离奇动人的情节，连皇帝都称赞他们二人的婚姻是“真好逑中出类拔萃者”。小说的文笔也比《玉娇梨》等书高超许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说：“惟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又说：“文辞较佳，结构比较紧凑，特点有喜剧意味，有些反面人物写得比较生动。”所以，此书一经刊出，立时影响到整个读书界，人人争购，户户传抄。很快就被译成德文、法文，后来又译成英文、俄文，西方文人没有不知道这本书的。因为它的成就较高，读书界和出版界中的文人才子，众口一词地将它排在《玉娇梨》与《平山冷燕》之前，定名为《第二才子书》。

至此，十大才子书的前边几个黄金空当皆已被填平补齐。如仍有



志于此事者，则只能以“续某某才子书”为名了。例如，天花藏主人对另外一部无名氏所著，由他进行批点编次的《两交婚》，便命名为《续四才子书》。为什么有正还有续呢？他在该书《序文》中自圆其说地解释说：“况自古才难，何容秘美。故于《平山冷燕》四才子之外，复拈甘辛《两交婚》为四才子之续。虽地异人殊，事非一致，时分代别，情属两端；然东西岱华，霞霭遥联；南北女牛，杼梨相望……”

(五)

现在，历史只把十大才子书的黄金空当，留给第八、第九、第十才子书了。

这时，在岭南出现了一位不第的才子钟戴苍，大约生于康熙初年，活跃于康熙的中叶。据为他作序的朱光曾说，他“天资颖绝，识见超群，于课艺之暇，凡遇子史百家，以及歌谣曲本，莫不留心讲贯，领异标新。”这位聪颖绝世的才子，对金圣叹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称其为“千古一绝奇绝怪人”，称赞他将《水浒》《西厢》附于《庄子》《史记》等书之后，是为小说家、填词家、屈志才人大舒一口气；而他所批评的第五、第六才子书是贯盈绝大智慧，是文字天纵之作。金圣叹在第六才子书的序文《西厢·读法》中有一段话：“子弟读得此本《西厢记》后，必能自放异样手眼，另去读出别部奇书。遥计一二百年之后，天地间书无一本不似十日并出。此时则彼一切不必读、不足读、不耐读等书亦即废尽矣，实一大快事也。然实是此本《西厢记》为始。”这段话给予他极大的启示与极大的鼓舞，无疑为他天才的创作打开了攀折桂冠的门钥和通径。跃跃欲试之心，想另出别部奇书之想，不能不勃然而萌发。

而且不久之前，有先行者成功的例子已经明显地摆在他的眼前，那就是毛纶曾经依照金圣叹的手法评点批注的《琵琶记》。毛将此书序列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之后，而标之曰“第七才子书”，不仅逐渐地为世人所确认，而且使得这部书因此而大大走红。这不能不进一步地促进他的创作欲望，决定要继毛纶之后，用金圣叹同样的手法，释放出异样的手法，推出一本“别部奇书”来。

其志已有，其取如何呢？他放眼环顾，在他出身的广州，当时就风行一部很走红的《花笺记》。这本书创作于什么年代已无法考证，但

在钟戴苍批注之前早已广为流传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为钟戴苍在批注中与序文里曾不断提出：“予少读《花笺记》，酷爱此篇”，“此书不知传几百十年，直至今日。”而在他的评点批注之前，早已有人批注过，即其所谓“《花笺记》亦有先子而批之刻之者矣”。与他自己这几番真诚表白之话可以互相佐证的，有他同时代的好友朱光曾的《序文》，朱说，钟戴苍“因惜《花笺》一书，向来不得其解，闲得灵心慧眼，抉奥探微，用加批点，续于《水浒》《西厢》之后。”由此可见，此书的创作必然早于钟戴苍的批注之前多年，最晚也是在顺治末年与康熙初年。书的作者没有署名，但据钟戴苍序文中讲，民间传说是一解元与一探花所为。

钟戴苍步法金圣叹，也步法毛纶，采用卷首综议、文中央批手法，对全书各折逐一加以评点批注，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以《第八才子书花笺记》名字刊行于世。钟戴苍灵心慧眼，才思敏捷，辞藻秀丽，判断精微，书一刊行，立即得到轰动的效应；人们对于此书放在《水浒》《西厢》《琵琶记》之后，命名“第八才子书”，立即给予无可怀疑的认同。朱光曾作序时毫不夸张地指出：“是书出，行将与圣叹《水浒》《西厢》并传于天下，并益于天下，并快于天下矣！”

事实，果如朱光曾之所言，书出后不久，便不断地被人辗转刊刻，又于1825年最早地被译成英文，后又被译成法、德等十数种文字，影响面之广，波及于欧亚各国，成为我国最畅销于国外的一部书。

钟戴苍在评点批注《花笺记》之后，复又评点了另一部书《二荷花史》，他认为也应当列于才子书的序列。他在《花笺记·总序》中说：“歌本中惟《二荷花史》一书，最得此书用笔妙诀，而又偏有本事不肯一笔与之相肖，其中奇情趣致，色色翻空，则又叹其才大如海也。吾因又目为‘第九才子书’，嗣当出以呈教。”

《二荷花史》刊出后，他又一鼓作气，接连地又批注了《金锁鸳鸯珊瑚扇》，名之曰“第十才子书”。至此，十大才子书序列的前后黄金空当皆被填平补齐了。前一个黄金空当填补的时间比较早，大约都在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至迟在康熙中叶。后一个黄金空当填补的时间较晚，是由康熙中叶起截止于乾隆中叶，即从18世纪初至18世纪后半叶。

应当说，到了这个时候，“才子书”一说已被一批文人、学者，特



别是热心于读书界与出版界的人士们，炒得红红火火，沸沸扬扬了。但是《花笺记》《二荷花史》，乃至《金锁鸳鸯记》，都是被岭南人炒作起来的，处于中原的人，乃至江南一带的人，对此自然是不甘寂寞的，于是好事者便纷纷起来，将一些稍有影响的好作品，都想经过一番评点批注之后依附到才子书的序列中来。于是，就有晴川居士将博陵崔象川所编次的《白圭志》，经过一番评点之后，不避蹈旧重轍之嫌，也排列为“第八才子书”。他取位的方法也如同《玉娇梨》与《平山冷燕》一样，只因书中写了八个才子才女，所以就命名为《八才子书》或《第八才子书》。

与《二荷花史》同登到“第九才子书”宝座上的，还有山西阳直樵云山人所著的《捉鬼传》（也叫《斩鬼传》《平鬼传》和《钟馗捉鬼全传》）。其书声势很大，一出便有压过《二荷花史》的气概。受其影响，不久便有上海人张南庄编著、过路人评注的同类性质小说《何典》（也叫《鬼话连篇》）问世。他们都同名次地并列为第九，就像今天奥运会比赛中，可以几名选手并列为冠、亚军与并列第三名一样。

到了乾隆年间，又有一位名叫吴航野客的人撰了一部《驻春园》，又名《双美缘》，经水箬散人评点批注之后，定名为“第十才子书”刊行于世。水箬散人之为之作序说：“《驻春园》一书，传世已久……间有类《玉娇梨》《情梦桥》，似不超越蹊径，而笔墨潇洒，皆从唐人小说《会真》《娇红》诸记而来，与近世稗官迥别。”除了《驻春园》之外，还有崔象川以“不题撰人”的笔名编著了《三合剑》（又名《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三合明珠传》），也都与《金锁鸳鸯珊瑚扇》，同榜共列为“第十才子书”。

水箬散人的那篇《序》文写于“乾隆壬寅年菊月”，亦即公元1782年秋季。应当说，轰轰烈烈的十大才子书至此便已全部推出，排列成序。到了乾、嘉时候，已经形成了“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的社会风气。

（六）

十大才子书序列的形成，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进、启示与继往开来的作用，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首先，它将小说、戏曲，乃至弹词、歌本等被视之为稗官野史、